

葛剑雄:一个人要扮演多重角色



葛剑雄接受现代快报读品周刊专访

葛剑雄的讲座,上海人买账。15日下午1点半,上海图书馆二楼报告厅,听众坐得满满当当。此时,离“书香·上海之夏名家新作讲坛”葛剑雄专场开讲,还有半个小时。听众是奔着葛剑雄新书《上海极简史》来的。“极简史”名不虚传,133个页码,文字量占一半,还有一半是珍贵老照片,楼宇、剧场、公园、河流、人物,品类齐全。

葛剑雄对这本书的定位是“简单、正确”,他想讲一个精简版的上海故事。

现代快报+ZAKER南京记者 白雁/文 顾炜/摄

1

葛剑雄敢言,他的见诸媒体的随笔散文和时评,更是加深了大众的这种印象。普通读者常常会忘记,他其实是一位深耕历史地理专业领域的资深学者。

历史地理,这是个看上去有些小众和另类的专业,确切说,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。葛剑雄把专业用到了《上海极简史》里。

“历史地理包含两个部分,一是历史自然地理,一是人文自然地理。这本书里讲的基本都是上海的去,本身就是我们专业的范围,只是在有些具体内容稍微扩展一点。”

要把厚重扎实的专业知识装进一本133页的通俗读本,并不容易。

“很多新上海人和年轻人,对我们学术界已经是常识的内容,并不知道。他们并不需要你反复论证,不要你讲为什么,只要告诉是什么就可以了,然后根据个人的兴趣再去拓展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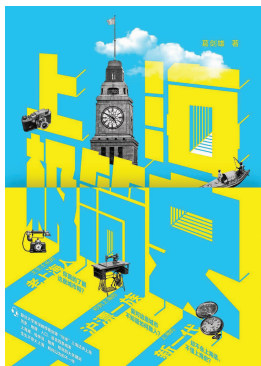
按照这个思路,葛剑雄给《上海极简史》的定位是,“要讲得简单,但是简单的概念要是正确的,要禁得起推敲。繁简的取舍要慎重,哪些可以忽略,哪些不可以。出书就要为读者着想,在尽可能有限的时间篇幅里面,让他获得更多的对他真正有用的,同时要保证是正确的知识。”

另外,他还想着,要为好有好奇心的读者进一步扩展提供一点条件。比如,书中第三讲,探讨黄浦江和苏州河哪条是上海的母亲河。葛剑雄从两条河流的历史、地理位置,以及在上海城市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,给出了信服的答案——它们都是上海的母亲河,没有它们,就没有今天的上海。仅这一讲,配图多达15幅,其中好几幅是100年前的老照片。

提起这些照片,葛剑雄有些小得意,“都是很珍贵的老照片,有一张外滩,我们特地找了跟当时的情景能配起来的照片。”

另一个小得意是,《上海极简史》是一本有声书,“每一讲都有二维码,扫了以后,都是我讲的,一个是普通话版,一个是上海话版。”

葛剑雄还准备做英文版,他相信在国际化的上海,一定会有外国人也



《上海极简史》

葛剑雄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

想知道的这个城市的更多故事。

2

《上海极简史》是葛剑雄对“经世致用”理念的又一次实践。

“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就讲究经世致用,讲究知行合一,讲究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,一个基本条件,就必须用他的知识来服务社会关注社会,否则他就只是个专业人士。”

葛剑雄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人口史,他和同事们曾经完成了六卷本《中国人口史》。

“我说,如果全世界有100个人从头到尾认真真看,我就满意了。因为,即使我的同行,他也只是关注他研究的那一部分。”

如何让专业知识更多地服务社会?葛剑雄采取的办法是:每个专题做三个系列。“比如,我有六卷本的《中国移民史》,也有一卷的《简明中国移民史》,另外还写过好几本小册子,还有大量的文章。编了六卷本的《中国人口史》,又写了一本30万字的《中国人口发展史》,又写了十多万字的两本小册子,针对不同层次的读者,然后又写了很多文章。我一直是这样。”

早在1994年,针对人口问题,葛剑雄就曾在杂志撰文,提出应该逐步转变计划生育政策。他提出的办法是,鼓励一胎、允许二胎、杜绝三胎。这篇文章引起了一部分决策者的注意,后来也被证明极具前瞻性。

葛剑雄担任过政协委员和常委,

在此期间,他对自己有双重要求:“人在社会上其实是扮演多重角色,作为教授,你要做学术研究,作为知识分子,你本来就应该关注社会,特别你作为一个政协委员,政协常委,那就更该履行自己的职责。对教育、环境、环保、人口这些问题,我还可以结合自己专业的知识,通过各种办法,让有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。”

3

葛剑雄不仅敢言,还较真。几年前,他曾在报刊发表《被高估的民国学术》一文,引起许多人反驳。几年下来,葛剑雄仍旧坚持自己的观点。

“中国的现代学术,大多数是引进的,当时还处在第一代,怎么可能就达到高峰?你去看,当时好多人在外国留学,有的连学位也没拿,或者有的回来就是教授了,就是系主任了。再看看他们当时的论文,如果放到今天,水平还是很一般。但是引进现代学术,是奠基人,这个功绩不可磨灭。”

在葛剑雄看来,太多人混淆了思想和学问的概念,“大家知道,从思想这个方面讲,一个天才人物,他可以很快达到高峰。今天我们有几个哲学家的思想能超过孔子?春秋战国诸子百家,有很多已经达到很高水平。但这是思想,不是学术。很多学术不涉及具体思想的,不需要有天才人物,而需要积累,需要团队,需要做大量的工作。比如,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画的中国历史地图,需要上百个人用多少年才能完成。民国时有这个条件吗?没有。”

葛剑雄不赞成神化上一代或者上几代的学者。“有的媒体称赞钱穆先生怎么了不得,其实那个称赞的人,他连钱穆先生的书都没看过。也有称赞陈寅恪先生学术厉害,因为陈先生懂十几国语言。但这是他的学,不是学术。学术的话我就看陈寅恪先生留下的论文、著作,他讲隋唐制度很了不得,讲得比前人都透彻,但是从这篇论文里我看不出懂多种语言对这篇文章有什么帮助。很多人赞扬钱锺书先生,说怎么了不得,但是实事求是讲,钱锺书没有留下系统的著作。他是本硕大,但是作为学术来讲,要有成果。”

对话

「一个人在先进工具面前,一定要明白,它是你的工具,不是你的是它的工具。」

读品:做这样的通俗读本,会不会担心浪费时间?

葛剑雄:这是很多人对专家的误解。一个某一方面有些专长的人,总是希望把自己的专长能够贡献于社会,让更多人知道。我一直讲,我们很多花了很大的精力获得的研究成果,往往只有少数能够用,这很可惜的,特别历史人文方面。退一步讲,知道你的人越多,难道你的地位会降低吗?实际上,大量人知道历史地理,恰恰通过这些普及性工作。包括在电视台、电台、大学的讲座,在各个阶层做的讲座。

读品:据说您是复旦历史系第一个使用电脑、空调、摄像机的?

葛剑雄:不单这样子,恐怕复旦大学也是我最早。正好当时我在美国待了一年,我也有几个钱,所以我就买了空调,买了摄像机,当时摄像机进来不能进口的,一定要缴税。在海关缴3000块的税,是我两年的工资。1986年,我到西藏去,到别的地方去,拍下了珍贵的镜头。我的《人口发展史》,就是我用电脑自己编排的,效果很好。它能促进工作,我花了这点钱值得。我装空调的时候,好多人都到我家来看的。当时苏步青校长家里都没有,别人都说,你怎么敢装?我说,我堂堂正正进口,堂堂正正的钱,为什么不装。

读品:但是您不用手机?

葛剑雄:我当时觉得用手机会有很多麻烦。我的邮箱是公开的,邮箱发给我,我可以自己主动处理。现在有人告诉我,微信方便。我说,我当然知道,你以为我土包子啊!但是用微信会很麻烦,比如有人说,我加你微信,我能拒绝吗?进了微信,不理睬人家,那我压力太大。如果理睬,那我还能干啥吗?我觉得一个人在先进工具面前,一定要明白,它是你的工具,不是你的是它的工具。讲个笑话。1965年,我买了个自行车,我从来不擦的。人家问我,我说:我伺候它,还是它伺候我?包括汽车,我也从来不擦的。

读品:历史学是什么?

葛剑雄:看我那本书《历史学是什么》。很简单,历史是后人已经发生的人和事做的有选择有意识的记录。所以它绝对不是全部。全部记录下来,谁看?你也来不及记。所以一定要有选择。既然选择了,各人有各人的标准,所以是有意识的。

读品:您之前说谈传统文化不能离开现实,现在还这么认为吗?

葛剑雄:当然还是这么认为。现在我把这两个概念分开来,一个传,一个承。传就是保存,从这个角度,凡是能够保存的我们都要保存,不要去区别这个积极的,那个是消极的。传是无条件的。第二个概念承,就要弘扬、发扬,这一部分一定要有选择,绝不是复古。不是简单的保存,而是要把它实行现代化的转换。



葛剑雄

1945年出生于湖州,1956年迁居上海。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、资深教授,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,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,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



扫码看采访视频

大读家

读书人,写作者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